

中德文学研究

陈铨著

陳
銓
著

中
德
文
學
研
究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一
一 範圍與性質	一
二 中國同歐洲到十八世紀末葉的關係	六
第二章 小說	一五
一 歌德與中國小說	一五
二 對於歌德所讀小說譯本和原文的評價	二二
三 中國歷史小說對於德國文學的影響	三八
四 中國神怪小說的翻譯	五三
五 金瓶梅紅樓夢的介紹	六〇
六 結論	六七
第三章 戲劇	六九
一 改編中國戲劇的困難	六九

二	歌德與中國戲劇	七六
三	席勒圖郎多裏的中國成分	八二
四	龔彭柏神筆與江淹故事	九五
五	克拉朋的灰闌記	九九
六	洪德生的西廂記琵琶記	一〇四
七	衛禮賢的翻譯	一一八
八	德國學者對於中國燈影戲的研究	一二四
九	結論	一二八
第四章	抒情詩	一三〇
一	歌德與中國抒情詩	一三〇
二	雷克特與司喬士	一四四
三	中國抒情詩與近代德國作家	一六四
四	結論	一八七
第五章	總論	一八九
參考書目		一九五

中德文學研究

第一章 緒論

一 範圍與性質

中國文學，四分廣義的與狹義的兩種；廣義的中國文學，包括經史子集戲曲小說歌謠等，狹義的中國文學，僅僅指小說戲劇抒情詩三項。狹義的中國文學，就是「純文學」。我這番研究的對象，就是中國的純文學對於德國文學的影響，換言之，就是中國的小說戲劇抒情詩，對於德國小說戲劇抒情詩的影響。

中國素來就是閉關自守，雖然很早同歐洲有接觸，但是在文化方面，同歐洲文化能夠互相影響，也不過是近二三百年間的事情。一直到十七世紀，歐洲的人對於中國的文化，知道得非常的少，十七世紀之後，纔有少數的人，漸漸對於中國哲學，發生興趣，翻譯介紹了一些著作，至於純文學，大家卻毫無聞知。後來到了十八世紀的中葉以後，中國

純文學在歐洲在德國纔漸漸發生相當的影響。

在後文，我打算把所有最重要的德文翻譯改編仿效倚賴的中國純文學，就牠們在德國文學上的成就，對中國文學的了解方面來客觀地分析研究。至於材料方面，除了詩經算是中國春秋以前最重要的抒情詩集要詳細討論以外，一切關於中國哲學歷史繪畫彫刻音樂宗教的德文書籍都只能就牠們在中國純文學方面關係的有無，來決定牠們在本文範圍裏有沒有研究的價值。

大凡一種外來的文學，要發生影響，通常要經過三個段落，或者三個時期：第一是翻譯時期，第二是仿效時期，第三是創造時期。固然這三個時期，往往不能清楚分開，並且在一個時期裏，翻譯仿效創造常常同時發生，但是大體演進的程序，總可以清楚看出來的。在最初的時候，當然只有翻譯，因為要努力去尋求新字句來表達新材料，從事的人的力量大半也僅能作到翻譯的工作。但是翻譯的工作，為後來的人開新路，替他們奠下了新基礎，他們可以就現成隨手拈來的新知識，去作一種新的仿效。仿效比起翻譯來已經算一種進步，因為牠不單是去表達原文的字義，牠還進一步去表達原文的精華。經過了翻譯和仿效這兩個時期，大家對於外來的文學，已經有充分的了解，然後纔有

天才的人出來，演成第三創造的時期，這個時期的著作，不是用德國的精神來鑄鑄中國的材料，乃是用中國的精神來鑄鑄德國的材料。

我們如果去考查中國純文學在德國的輸入，同牠對德國文學所發生的影響，我們可以說，雖然最初接觸到現在已經快二百年，還始終沒有超過翻譯的時期。固然這中間也會產生過少數仿效同創造的作品，然而翻譯的作品還十二萬分地不完全，再加上連翻譯的人自己對於中國純文學都還沒有什麼澈底的了解，所以就算有天才有見解的德國作家，他們也沒有法子在這種錯誤遺漏少數翻譯作品中去獲得對中國文學正確的知識。即如像灰蘭記那樣的戲，好速傳那樣的小說，在歐洲居然能夠發生很大的影響，受一般人的崇拜，在一個中國人看起來，差不多是不能了解的事情。同樣地很難令一個中國人相信的，就是像衛禮賢那樣深造的學者，對於中國文化在德國方面那樣有貢獻，在他作的中國文學史裏邊，居然說紅樓夢是「禁書」，稱玉嬌梨是一篇「短篇小說」。(1)

如果我們再去翻一翻閱在德國最負盛名的兩部中國文學史，一部是衛禮賢(Wil-

(註1) Richard Wilhelm: Die chinesische Literatur. Wild Park-Potsdam 1926 S. 16-7.

helm) 一部是格汝柏 (Grube) (二) 看見他們講中國文學家名字同作品的稀少，我們也會同樣地失望。至於德文裏大部分的翻譯，都是從英文或者法文轉譯出來，英文法文的譯者已經就不高明，德譯本的可靠性更可想而知。一般譯本裏的緒言，大都是亂七八糟地瞎說。好像好速兩個字本來是用詩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來作小說的書名，因為翻譯的人不懂原文的意思，就大膽說好速傳是一位好逑先生作的。(三) 塔爾 (Thal) 翻譯的中國短篇小說集，序文裏把明清的短篇小說發生的時間，提早了一千多年。(四) 水滸傳認為只是一本「滑稽的小說」，批評水滸傳的金聖嘆，從來沒有寫過一章小說，翻譯的人，卻說他續寫了水滸傳五十章。(五) 像這類的錯誤差不多隨時都可以發現。這一種情形，細想起來，也沒有什麼希奇。作這種翻譯工作的人，他們第一次擔任這樣艱難的工作，也不應該負多大的責任。拿一個歐洲人來學中國文字，實在是非常

(註一) Wilhelm Grube: Die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 Literatur, Berlin 1908.

(註二) Theb und Pising, Bremen 1869 作者不知名。

(註三) Wilhelm Thal: Chinesische Novellen Leipzig 1909, Einleitung

(註四) Maximilian Kern: Wie Lo-tse unter die Rebellen kam, Leipzig 1904 Einleitung.

地困難。他要學好，一定要費許多年的工夫。同時在德國方面大家對於一個研究中
國學問人，常常作許多不可能的要求。他一定要熟悉中國的歷史地理哲學宗教文學
藝術，及其他一切關於中國的東西。知識的範圍異常地寬，工作的人數卻異常地少。
如果一個歐洲學者把五經四書和中國歷史弄清楚，他已經費了好幾十年的工夫，當然
沒有多少閑工夫再來研究中國的純文學。同時還有一種困難，就是一位學者很不容
易對中國文學得一個清楚的觀念，因為中國很奇怪的有無限的文學作品，卻沒有一本
簡潔明瞭的中國文學史。像介爾斯（Chies）衛禮賢格汝柏他們所作的中國文學史都
是第一次開創的工作，中國方面近來自己也出版了好些文學史，但是他們還遠不能算
是滿意。原因是，中國的文學材料太豐富，內容太複雜，就是一個本國的學者也還要經
過許多年的工作，纔能找出一個清楚源流線索。如果在一個中國學者已經是這樣困
難，那麼我們對一個歐洲的學者要求當然更不能夠苛刻。從這一些原因裏，我們可以
明瞭為什麼中國的純文學在德國很久都還沒有超過翻譯時期。

我這番研究的目的，不單是在指出翻譯書籍文字上的錯誤，同仿效作者意義上的
誤解，我最緊要的使命就是在說明中國純文學對德國文學影響的程序，同時就中國文

學史的立場來判斷德國翻譯和仿效作品的價值。

二 中國同歐洲到十八世紀末葉的關係

我們所知道關於歐洲同遠東的關係，可以上溯到基督紀元前。在德國的祖先還在同羅馬帝國打仗的時候，中國的皇帝已經談到羅馬的事情。(六) 在中世紀的時候，歐洲同中國由中亞細亞總不斷發生過關係。馬可婆羅著名的遊記給我們一個當時此種關係最清楚的圖畫。後來到東印度的海道發現以後，葡萄牙的人同中國開始通商，歐洲人對中國帝國因此知道得更詳細。中國輸入的磁器、漆、絲還有其他的器皿，耶穌會傳教師送回來的報告，引起一般人的注意驚羨和好奇心，因為這一些東西，他們漸漸發生了對於中國哲學文學的興趣。一六六二年第一次印行郭司達 (Costa)用拉丁文翻譯的大學，一六七三年出版了英特塞達 (Intersecta)拉丁文翻譯的中庸，中庸譯本的後邊，附錄得有一篇用法文寫的孔子傳記。(七)

自從這一個時期以後，關於中國的著作，同翻譯的中國書籍，出版一天比一天多，但

(註六) Fr. Hirth: Chinesische Studien, Leipzig 1890, S. 1-24.

(註七) Adolf Reichwein: China und Europa, Berlin 1922, S. 25-28.

是著作的多半是遊記，翻譯的多半是五經四書。至於中國的小說戲劇抒情詩，卻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一般人對中國的興趣，只是限於藝術品同孔子的學說，中國的純文學還沒有到出頭的時期。

孔子哲學在十八世紀「光明時期」受歐洲人崇拜，可以算到最高點了。歐洲第一個研究尊重孔子哲學的人，就是光明時期德國最有名的哲學家萊布尼茲（Leibniz）。他非常佩服孔子哲學，他說：「照我們現在的見解，我以為在我們道德敗壞無限制膨脹的時候，差不多必須叫中國的傳教師到我們這兒來教我們自然宗教的目的和實習，不應該我們送傳教師到他們那兒去教他們啓示的宗教。」（八）萊布尼茲像孔子一樣地相信，人類有一種放諸四海而準的道理，萊布尼茲也像孔子一樣把宗教的精義，在實際生活中間尋求。（九）

根據這一種信仰，萊布尼茲努力去綜合孔子哲學同基督教義，來創造一種新的宇宙觀，但是他在哲學家裏邊並沒有得着多少的信徒，只有佛郎克（A. H. Franke）同渥而

（註八） Vorrede der "Novissima Sinica" 1697 von Leibniz herausgegeben.

（註九） 參看 Adolf Reichwein: China und Europa S. 88-92.

夫 (Christian Wolf) 兩人贊成他的學說。

佛郎克對萊布尼茲的主張很同情，他兩人曾經通過許多的信討論孔子的哲學。一七二一年七月二十一日渥而夫在哈那大學演講孔子的實踐哲學，引起本校的教授嚴重的攻擊，說他是一個「無神論者」。普努士的國王因此下令叫渥而夫在最短期間要離開本國。還算他的運氣好，馬布格大學收容了他，以後他又得着命令准許他重回普努士。

在他的演講裏，(一〇) 渥而夫極力去綜合兩種宇宙觀不同的方向。他一方面信從基督教的教義，一方面又想法去調和孔子哲學中最重要的觀念。他想法去證明：孔子的道德觀念同基督的道德教訓是一點也不衝突的。他這種議論裏邊，當然包含許多為當時哈那大學神學教授所不歡迎的意思，所以一般神學教授都認為他的思想很危險，一定要想法子趕掉他。

渥而夫在他文章裏說：「一個人無論他是受啓示真理的驅迫或者受了由自然現象範圍的真理的驅迫，無論他是基督徒或孔教徒，他總一樣地要道德地行動。」照渥

(註一〇) 這一篇演講稿，係用拉丁文寫的，一七二六年在 Frankfurt a. M. 出版。

而夫的意思，有一塊試驗人類行動的試金石，這一塊試金石就是「人性」。如果人類的行動同他的本性不衝突，就是道德的。照渥而夫的眼光看起來，中國人已經很高地考上了這一個試驗，他們的道德風俗同「人性」完全相合的。

在十八世紀歐洲一般人對於中國發生最濃厚興趣的時期中，大家所見到賞識的只是孔子哲學同中國藝術品，中國的純文學依然是沒有人過問。歐洲第一次翻譯的中國純文學載在當時全歐風行的法國人杜哈爾德 (*Du Halde*) 一七三六年出版的中國詳誌中間。(二) 這一本書裏面有法文翻譯的一本元曲，四篇今古奇觀裏面的短篇小說，十幾首詩經的詩。這些翻譯非常地不完全，特別關於詩經選擇同翻譯，鬧得一塌糊塗，所以後來黑爾德 (*Herder*) 編輯全世界的民歌，大概也就因為這個關係，連中國這樣偉大一個民族，卻一首詩歌都沒有選。短篇小說也翻譯得很壞，所以在當時沒有引起多少的注意。惟有這一本元曲趙氏孤兒卻發生了很大的影響。法國的福祿特爾特別就譯文改編了一本法國戲叫做中國的孤兒題目下面再加一行解釋：「孔子的教

(註一) *Du Hald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chronolog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La Haye 1736.*

訓編成五幕。」(二) 福祿特爾改編這一本戲的動機，並不是他欣賞趙氏孤兒藝術上的價值，乃是他對於這一本戲中間所代表的孔教宇宙觀找出了同他自己光明運動的宇宙觀有共鳴之點。關於孔子他曾經說：「我已經留心地讀過他的書了，我還把裏面的一些話摘錄下來；我發現裏邊的話純粹是關於道德的教訓……他只講德操，他不講任何顯聖的事情，他沒有一句可笑的神話。」(三)

對於孔子哲學，光明運動時期的人，還發生不少的興趣，但是中國純文學的美麗和特點，仍然沒有人能夠欣賞。歐洲第一個人對於中國純文學起首有相當認識的人，就是在美國以刊行英國古詩殘存著名的白爾塞(Thomas Percy)。一七六一年他刊行第一本英譯的中國小說，書面上寫着：「好速傳，或者快樂的故事，從中文譯出，書末附錄中國戲提要一本，二、中文諺語集，三、中國詩選共四冊，加註解。」這一部小說好速傳出版以後，風行一時，一七六六年由一法國人署名M轉譯成法文，一德國人名慕爾(Murt)轉譯成德文。在初版白爾塞沒有把翻譯人同他自己的名字宣佈，他以爲「這一部書

(註 1 1) *Voltaire: Oeuvres Complètes, Göttingen 1785 XVI 8. 85.*

(註 1 2) *Voltaire: A. a. O. XVI 8. 86.*

的特點就可以清楚地證明牠是真正從中文出來的翻譯，所以翻譯人間發行人的名字都無需乎發表。」(二四) 後來白爾塞還是把翻譯人的名字告訴了讀者。

翻譯的人叫做韋金生(James Wilkinson)，是一個英國商人，在廣東居住過多年。一七一九年，他把好速傳四分之三譯成英文，但是其餘的四分之一，他卻譯成葡萄牙文。白爾塞把譯文加以潤色，把第四部分就葡文重譯成英文，然後將全書出版。

白爾塞是一個出色的文人，他對於原書了解的能力，就連現在許多歐洲翻譯的人都趕不上。原書是一個明朝不知名的作家作的。一般世俗往往叫這一本書爲才子書中的第二才子書，因爲牠不但是才子書，而且還在第二，所以有好些人就以爲牠有很高的價值，這是完全錯誤；好速傳並不能算中國很好的小說。至於才子書的選擇和次序也是毫無道理，在下一章中我們還要詳細討論。這裏我要說明的，就是白爾塞在當時就有這種見識，不但發現好速傳的長處，還發現牠的短處。

在他書首對蘇塞公爵夫人的獻辭裏他說：「如果這一本書沒有維持風化的目標，如果他不能夠懲惡勸善，我也不敢請夫人接收。在我們這個時代，全國都充滿了淫詞

(註一四) 一七七四年版本中廣告。

艷語風俗窳敗，也許我們藉這一本書表示給大家，中國的文人，雖然他們很可憐地不知道我們有而不實行的真理，卻能夠如此地正經純潔，也許不無好影響。」

白爾塞想藉中國文學來提倡道德維持風化，其動機同十八世紀一般贊成孔子哲學的人，還是一鼻孔出氣。在這裏他還沒有說出中國純文學的特點。但是在序文裏，他評論好逑傳在藝術上的價值，發表了許多精采的議論。

他說：「拿歐洲批評的規律來說，他（白爾塞）認為此書有許多可以指譏的地方。我們可以毫不遲疑地說，書中的情節既不夠多又不算偉大，想像的力量既不確切又不生動，表示的方法，常常乾燥無味，往往在極微小的情節，極不重要的地方，太詳細描寫，因此不能引起讀者劇烈的情感，不能愉快他們的想像。」

關於這一本小說的長處，白爾塞也講得很對，他說：「我們不能不承認，在這一本書裏邊，故事的講述比一般我們所見到東方的小說更有條理有藝術一點……講神怪的事情少一點，講真實的事情多一點。牠有一個一貫的結構，書中一切的情節都自然地有次序地向着一個目標進行，沒有什麼間斷，彼此互相關聯。大家對於本書藝術造就的批評，同發行的人一點沒有關係，他決不願意去隱藏減輕原書的短處。他印這一本

書出來，並不是叫大家去驚羨牠文章的美麗，他不過想給大家一本中國文學奇怪的代表作。」

附錄中國詩選一共有二十首詩，大部分都是從杜哈爾德中國詳誌裏重譯來的。白爾塞關於翻譯的理論，也很有價值，對於中國詩頗有驚人的見解。他說：「大凡一個民族同原始時代越相近，他們的風俗觀念還簡單的時候，我們對他們也越容易捉摸，他們的詩歌，對於別民族的人也容易了解，因為牠表現的是最平常發生的事情，他描寫的風物也大半是自然界裏直接取出。在牠一方面，如果一個民族已經很久生長在高等的文化中間，他們的風俗習慣，生活方式已經達到了最高妙的程度，他們的宗教觀念已經變化得很複雜，那麼他們的詩歌也充滿了他們文化特點的暗示引證，旁的民族因此也就很不容易了解牠們。」

「拿上面的觀察來應用到我們目前的對象：沒有一個民族的生活比中國民族的生活還更受政治的限制，沒有一個民族比中國民族離原始時代還更遠。在四千年以前，他們已經動手組織了有文化的國家。他們的民情宗教習慣到現在已經變得無窮地複雜，所以他們的風俗的觀念，生活的方式，已經變到世界上最虛偽勉強。因此中國